



天气愈热，蝉声愈密。一棵老杉树端坐在村口的桥头。白晃晃的阳光直射而下，四周的蝉鸣，将老杉树团团围住。

据考证，这棵杉树种植于东晋时，树龄已逾千年。和这棵老杉树一起从东晋存活到现在的，还有一片古杉群。它们有的生长在溪流边的沙滩上，有的屹立在岸边，唯有这棵驻守在桥头的杉树格外粗壮，当地人称之为“杉树王”。

老杉树的脚下，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。桥面上布满了马蹄印、牛蹄印，那是岁月镌刻在桥上的勋章。

站在杉王树下，抬头便能看到大寨村。大寨村位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镇，是个典型的侗寨，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我从新建的石桥走进大寨村。

走过石桥，便是一座牌楼。牌楼的两端，分别建有一座凉亭。牌楼比凉亭稍高，整体呈“山”字形，都是红漆青瓦，上有镂空的木质花板，彩绘着山水、花卉、龙凤、飞鸟，颇为别致。凉亭内有木质长凳，供人歇息。

走过牌楼，便是一个大广场，远远便能看见一座气势恢宏的鼓楼。鼓楼仿照杉树形状建造，木质结构，飞檐翘角，层层而上，呈宝塔形。

“一朵好花长山头，十人得见九人谋。哥要摘花连根扯，免得一心挂两头……”一阵山风吹过，从鼓楼里传来一阵婉转的歌声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推开了虚掩着的门，探头一望，看见一位老人正在鼓楼的大厅里指导几个年轻人练歌。老人一头银发，留着长长的白胡须，眼里精光闪烁。见我好奇，老人把我让进大厅。练歌的几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青年有少年。老人对他们挥挥手，示意他们休息一会儿。那几个人走到大厅一侧，那

客居江南，有几年没感受家乡秋天的景色了。趁着假期，和迁居南方的好友约着回去看看，她和我一样，心心念念着黑龙江的秋天。

沿着绥满高速路，我俩驱车奔向郊外。天域辽阔，湛蓝，澄净如洗，人的心境也跟着打开。我一直以为，这是东北的秋季天空带给人的无限舒展。

我们选择去的黑龙江夹皮沟国家森林公园，处于张广才岭伸向牡丹江的余脉上。夹皮沟，听着是不是有些耳熟？是的，在小说和电影《林海雪原》中，剿匪小分队发动群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其实，在东北林区，很多“两山夹一沟”的地方都被称为“夹皮沟”，所以叫夹皮沟的地方不只这一处。

秋日的黑龙江，空气中融入凉意，而田野中生命的蓬勃丰饶达到极致。清晨的薄雾散去后，暖阳开始涌向大地。从车窗望出去，路边是大片大片的稻田，稻穗在阳光下闪着耀耀的金光，黄褐的豆荚呐喊着就要爆裂。玉米正在收割，成片的秸秆傲然排列，宽阔的叶子仍张扬着起舞。

离城市越来越远，植物染得这个季节格外绚丽缤纷。车外，黄绿的树影疾速倒退。杂树丛生的连绵远山经秋霜的洗礼，层林尽染，如泼洒的油彩，明亮、斑斓、炫目。

在杨树的夹道欢迎中，我们不到一小时就抵达夹皮沟国家森林公园。一下车，森林和黑色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不由得深深呼吸。这不同于南方的清爽、清香，让人沉醉。

沿着路走，刻着“夹皮沟杂货铺”字样的木

通往公园的路上，古树夹道。有水、有荷、有细细小小游动的鱼，也有错落的老式民居后墙。

有座小白楼立于路边，从不喧嚣。我不知它有多少年历史。简约中式风，白墙墨瓦，出挑的房檐、门楣，亦用琉璃瓦镶嵌。临水的房子，总有那么点灵气，这是我对它印象较深的原因。今天顺脚走了过来，却发现人去楼空。几名施工人员戴着手套，在拆电表盒。

“咋就不住了呢？”我边嘀咕，边走进窗口朝里望了望。房不大，里面乱糟糟的。窗下灶台上摆了几只老碗，估计是主人嫌弃太旧或太土，遗下的。我拿出中间一只蓝边碗，退至路边。

家里人对我的这种嗜好很不以为然：“商店里细瓷碗多的是，想要，可以去买。”但也知道，我总能看到一眼发现喜爱之物，且执拗，也就作罢。

手中的这只蓝边碗，属民间常用碗，存量不大，谈不上价值，市面上也有这种怀旧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各地几乎都在用。尤其在乡下，八仙桌、灶台、红白

里摆放着直播设备。他们一边唱着曲儿一边摆弄设备，似乎在为直播做准备。

老人招呼我坐下，拿起随身带的一个酒葫芦，喝了一口酒，侃侃而谈。他说，侗族鼓楼是侗族村寨中的特色建筑，大寨村的鼓楼不仅是村民聚会的场所，也是老年人教歌、青年人唱歌、幼年人学歌、民间老艺人传歌编侗戏的场所。侗族人爱唱歌由来已久，唱歌是村民们主要的日常交往方式之一。大家在爬山、狩猎、砍柴、挖土、打鱼、放排等劳动过程中，都能即兴演唱山歌，婚嫁嫁娶、重大节日也有特定的山歌。湖南城步有“六月六个歌节”，寨子里基本上人人会唱、个个能舞。

我见桌上有一本打印的山歌集，便拿过来翻看。山歌是侗族先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积累、演化、流传下来的，一向只能口耳相传，如今能够用文字记录并保存下来，实属不易。这些山歌内容多样，既有传统的，也有新创作的；既有表达男女爱情的，也有反映大寨自然美景和人民生活的。我觉得，这些新创作的山歌跳出了传统山歌谈情说爱、日常劳作的小圈子，比传统山歌的视野更宽、思路更广，多了许多现代元素，很好地传递了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从中可以感受到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然的热爱，同时也展现了侗寨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我心里这么想着，便把这些理解对老人说了。

老人听了很是高兴，热情地向我介绍，以前大寨村交通闭塞，很多村民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，根本不知道山外面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，所以山歌的内容也局限得很。大寨的山歌一般采用对唱形式，多为一男一女对唱，也有多男多女对唱的。山歌的曲调相对固定，歌词都是即兴编的，基本上是看到什么唱什么、想

刻楞立在木栈道入口。木刻楞是当地颇具特色的民居样式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以圆木对接建造出来的木头房子。清晰的木纹，在秋天的阳光下，温暖而安静。

松木板铺设的木栈道很长，逶迤着向林中延伸。走在栈道上，树影洒落，松针枯叶飘落在地。偶尔闪过一树灿烂的红叶，阳光穿过，是晶莹剔透的红。

这条栈道，我多年前和好友走过。她说，看，“白桦之眼”，是不是认出我们了？是真的，栈道旁，一树树挺直的白桦，树干上斑驳的“眼睛”，正静静凝视。

循着光影交错的栈道走，渐渐听到水声，清澈，响亮。静听这天籁之音，整个世界也一起慢下来。

水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从高处不断跌落，清亮的水闪着晶莹的碎光，倒映着两岸五彩的秋色。它就这样跳跃着，一路撞击着乱石，向外奔去，多像我们怀着孤勇之心，奔赴千里异乡。

山里多石。林木掩映下，有些长满绿茸苔藓的石头被裸露的根系缠绕。这些“根抱石”的大树无论多么艰难，依然向上，向着阳光的方向努力生长。多像远离家乡的我们，无论在哪里，根脉都被故乡紧紧攥住不放。

栈道逐渐陡起来，伸向山顶，我们走得开始吃力。深入秋季山林的腹地，深入季节更迭的隐秘，我们还要继续前行、登顶，眺望故乡更辽远的秋色。

旧碗

葛 苕

喜事，摆的都是它。盛上满满堆尖的一碗饭，蹲着吃，坐着吃。田间地头送饭，提篮挎筐、毛巾裹着的也是它。

这种碗，简约、素白，还带着点小清雅。除碗口一宽一窄两道蓝边外，通体纯素。倒扣过来，拱样的弧线，十分优美。釉面不错，摸着光滑，内壁的釉已磨出胎质，可见使用之久。这样的碗，极易让人想起粗衣布裙的江南。一块蜡染的桌布，配上它，便是天作之合。小门小户的日子，简单安静。

一旁洗车的男士，拿着水管，帮我冲走了冲。我用手抹了抹，碗便光亮如新。

杉王树下

张亦斌

到什么唱什么，有时还加入“哟嗬”的喊腔。说着，老人站起身来，大声唱道：“石板架桥架个东，脚踩石板画金鸡；十字街前请画匠，画妹眉毛一展齐。石板架桥架个东，脚踩石板画蛟龙；十字街前请画匠，画妹眉毛像把弓。”老人唱歌时，其他人都自觉走了过来跟着老人唱，唱到第二、四、六、八句时，都齐喊一句“哟嗬”。那气势，颇为壮观。

老人唱完歌，拉着我去他家做客。寨子里的水泥路不宽，却整洁，路边有绿化带，还有太阳能路灯。老人对大寨的历史如数家珍。他说，早在东晋时就有人在这里生活，留下了这片古杉树林。大寨村的民居是典型的吊脚楼，大多依山而建。老人指着山坡上一栋栋新修的吊脚楼说，近几年来随着旅游开发，古老的村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道路硬化了，新房子多了，村寨变美了，大家伙儿的腰包鼓了，唱山歌的劲儿更足了。正说着，老人突然停下脚步，抿了一口酒，开口唱了起来：“感谢党来感谢党，党的恩情万丈长；山笑水笑人欢笑，千年古寨变了样。”

沿着石板小径，我们来到一处院门前。老人推开院门，热情地把我引了进去。老人的家是一栋三层木楼，一楼架空，堆放农具杂物，饲养鸡鸭；二楼是起居饮食的地方；三楼用来储放粮食。除了屋顶铺的是青瓦，其他部分的建筑材料都是杉木。房子四壁用杉木板镶嵌，楼檐翘角上翻，如展翅欲飞的凤凰。二楼堂屋的墙壁上，挂着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和十几张新旧不一的奖状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老人曾做过村干部，怪不得他对村里的历史这么清楚。他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，一直想把他接到城里去住。但他选择留在村里，守着这千年古寨，教唱山歌。

刻楞立在木栈道入口。木刻楞是当地颇具特色的民居样式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以圆木对接建造出来的木头房子。清晰的木纹，在秋天的阳光下，温暖而安静。

松木板铺设的木栈道很长，逶迤着向林中延伸。走在栈道上，树影洒落，松针枯叶飘落在地。偶尔闪过一树灿烂的红叶，阳光穿过，是晶莹剔透的红。

这条栈道，我多年前和好友走过。她说，看，“白桦之眼”，是不是认出我们了？是真的，栈道旁，一树树挺直的白桦，树干上斑驳的“眼睛”，正静静凝视。

循着光影交错的栈道走，渐渐听到水声，清澈，响亮。静听这天籁之音，整个世界也一起慢下来。

水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从高处不断跌落，清亮的水闪着晶莹的碎光，倒映着两岸五彩的秋色。它就这样跳跃着，一路撞击着乱石，向外奔去，多像我们怀着孤勇之心，奔赴千里异乡。

山里多石。林木掩映下，有些长满绿茸苔藓的石头被裸露的根系缠绕。这些“根抱石”的大树无论多么艰难，依然向上，向着阳光的方向努力生长。多像远离家乡的我们，无论在哪里，根脉都被故乡紧紧攥住不放。

栈道逐渐陡起来，伸向山顶，我们走得开始吃力。深入秋季山林的腹地，深入季节更迭的隐秘，我们还要继续前行、登顶，眺望故乡更辽远的秋色。

大地

葛 苕

喜事，摆的都是它。盛上满满堆尖的一碗饭，蹲着吃，坐着吃。田间地头送饭，提篮挎筐、毛巾裹着的也是它。

这种碗，简约、素白，还带着点小清雅。除碗口一宽一窄两道蓝边外，通体纯素。倒扣过来，拱样的弧线，十分优美。釉面不错，摸着光滑，内壁的釉已磨出胎质，可见使用之久。这样的碗，极易让人想起粗衣布裙的江南。一块蜡染的桌布，配上它，便是天作之合。小门小户的日子，简单安静。

一旁洗车的男士，拿着水管，帮我冲走了冲。我用手抹了抹，碗便光亮如新。

老人用红漆茶盘端来油茶，让我品尝。我喝了一碗，觉得味道怪怪的，但还能接受。我放下碗，老人立马给我续上，并且告诉我，至少得喝4碗，取“四季发财”之意。我一边品尝，一边听老人介绍油茶。原来，油茶看似简单，实则食材丰富，分主料、配料和茶汤。主料有阴米、花生、黄豆、玉米等，配料有生姜、胡椒、葱等，茶汤是用本地茶叶熬制而成。老人介绍完油茶，又开始唱：“今日来我大寨村，侗家油茶敬贵宾。”

在老人家里一连喝了4碗油茶，慢慢品味到油茶由涩转香，喝完后面口香甜。老人听我说了喝油茶的感觉，格外开心，说油茶是侗家人日常生活中的“灵丹妙药”，油茶入肚，百病祛除。红军长征时经过这里，在大寨休整了几天，侗家群众家家户户打油茶、炒腊肉款待红军。红军战士离开村子时，个个精神饱满，像下山的猛虎。

与老人聊了会儿，我便向他告辞。老人热情地送我出门，说参观完风雨桥再走不迟。大寨村的风雨桥建在小溪上，状似长廊，集桥、廊、亭为一体，有方便交通、避风挡雨、歇息乘凉的功能。整个桥身不用一钉一铆，全部用榫卯衔接。桥身石板铺垫，亭上盖青瓦，两侧有木栏杆，架长木板为坐凳。桥身有彩绘的蟠龙彩凤、花鸟图案、人物故事，祈求村寨平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村民幸福。风雨桥与鼓楼、凉亭、民居一样，都是杉木建造。

站在风雨桥上，老人对我唱道：“石榴结籽抱得紧，各族人民一家亲；天下大道千万条，莫忘大寨侗家情。”

回望大寨村，蓝天白云之下，高大的杉王树下层层叠叠的屋顶，与如黛的青山融为一体，好一幅天人合一的美妙画卷。



中国书画《明珠累累》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遇见

结识刘文斌，是在一个秋后的下午，他正驾着快艇在乌梁素海巡护。迎着猎猎的风，望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和茂密的芦苇，还有上下翻飞的各种水鸟，刘文斌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骄傲地挺起胸膛，自豪地说：我是一名“渔二代”！

刘文斌老家在白洋淀，上世纪50年代，老父亲来到乌梁素海讨生活。老父亲本来就会编芦席，这里满地的芦苇，给他提供了无尽的原料。刘文斌记得，到了冬天他和老父亲一起割芦苇，大宽镰刀一割一大把，大冰铲一铲一大片，割倒铲倒再堆放在一起捆，捆好赶着车拉。骡马在前面拉车，人牵着缰绳寸步不离。有的时候也用冰车拉，一块大木板下面钉两根铁条，木板上载满了苇子，大人在前面拽，小孩在后面推。芦苇要等上冻了才能割，冰面特别滑，人一个趔趄摔到芦苇茬子上，外露的手上、胳膊上、脸上会扎很深的伤口。到了春天，苇子返潮了，老父亲用碌碡把茎秆碾平，再竖经横纬，用食指压着，一寸一寸地编芦子。从早编到晚，一天能编两张。老父亲的这门手艺，补贴了很多家用。

记忆更深刻的，是幼年随老父亲一起捕鱼。划一艘木船，清晨逐个下网，晚上再起网。深入苇海后，几乎一待就是一整天。船上只带柴火、锅灶和盐巴，其他的都取自湖里。抓到鱼了，刮掉鱼鳞，剖了内脏，舀湖水直接煮。刘文斌说，所谓的“湖水煮湖鱼”，说的就是那个时候。水面结冰后冬捕，凿开一个冰窟子，鱼就不停地往窟窿眼里游。捕鱼人用铁叉篱捞，一个人一天能捞满一车。再后来，他成年了，接了老父亲的班，成为乌梁素海渔场的一名职工。

刘文斌清楚记得，他20岁那年，乌梁素海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许多在这里打了半辈子鱼的老渔民发现，湖水发苦了，再也不能煮鱼了。刘桨在乌梁素海捕鱼，撒网下去，打不到多少鱼。后来按户头划分了水面，依然没什么收获。众人所能见到的就是，水体在一天天变黄，水面在一天天缩小，水位在一天天下降，之前遮天蔽日的水鸟，也一只只飞得不见了。乌梁素海有“塞外明珠”之称，水域面积有将近300平方公里，夏秋季节有多种候鸟留鸟在此栖息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由于上游的农业排水直接流到这里，导致乌梁素海水体富营养化严重，渔业减产。刘文斌记得，有不少渔民上岸养羊养牛、犁田种地。他也干了很多行当，开车、开船、开餐馆，都挣不到什么钱。不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，像远飞的大雁一样，离开了这个养育他们成长的地方。

1998年，乌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成立，对鸟类栖息地进行严格保护，禁止偷猎，禁止捡拾鸟蛋。自然保护区招募渔民从事鸟类保护，刘文

雪花藕

李丹崖

白露一过，秋就深了。荷塘里，霜还没有来，亭亭净植的荷就逐渐老迈枯萎了。这时候，在乡间，人们会穿着特制的胶衣下到藕塘里挖藕。一大段一大段的藕被挖出来，带着淤泥特有的土腥气。这样的藕用清水洗净，可直接生吃，爽脆甜美，所谓“雪花藕”，是这个时节特有的美味。

吾乡有句俗语：“头刀韭，雪花藕。”拿这两样事物在一起类比，因它们都贵在嫩。雪花藕是藕一生中最好的年华。吾乡还有俗语，说“吃藕能长心眼子”，所谓“心眼子”，即智慧。

雪花藕分两种，一为七孔，一为九孔，两种藕的特性各有不同。

七孔藕大多藕皮光滑微红，藕丝绵密，贵在其糯，多用来炖汤，汤汁清澈不浑浊，蒸食亦大善。旧时，家乡每逢冬日就有卖面藕的人。所兜售的面藕，里面放了冰糖、糯米和桂花，蒸上半个时辰，藕与糯米都“面”了，香甜可口。我也曾在常逛的菜场，拾到一只碗。有一间老屋装修，砂锅、碗等遗弃在路旁。在一堆或碎或整的碗里，有只绿釉的。一眼，我便被那颜色打动。我猜想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物件，虽脏，却掩饰不住清幽之气。

是的，“幽”，是时间和静的代名词。亦深知，时间是魔术师。它的好，似来自深谷的叹息。钱能买到的多半是物质，而时间里端坐的，却是一双双眼睛。

去江南，街边馆子里也有用七孔藕做成酿藕的，只不过是肉馅和糯米塞在藕孔中，蒸熟，为咸味。像我这样的皖北人是吃不惯的，总觉得藕应该做成甜食一类较为妥当。吃食中的藕，在皖北方言中，有“软糯”的意思。九孔藕较之七孔藕，胜在爽脆。九孔藕一般用来凉拌。藕切片，在凉水中镇一下，然后放在沸水中焯一下，再次放入凉水里冰着。这样的藕片，最宜用姜汁、糖、米醋、盐巴来凉拌，吃起来脆生生的，嚼之唇齿间韵味十足。

藕有丝，是长情之食物；水生，能败火，消解秋燥和冬燥。祖母曾说：藕在秋冬出场，我们应该感谢老天自有安排。这与其说是老辈人对上苍的敬畏，不如说是对吃食的敬畏。毕竟，民以食为天。

乌梁素海的「渔二代」

刘利元

斌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自然保护区工作者的一员。乌比过去多了，可水还是老样子。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近年来，有关部门对乌梁素海展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在上游严格控制农业污染、利用黄河凌汛为乌梁素海补水、扩建扬水站、人工收割水草、机械清挖湖底淤泥……乌梁素海所有野生生物种得到整体保护。

生态恢复了，眼前的一切都改变了。水体一天比一天清，鸟儿一天比一天多，水面上的游船由几艘增加到几十艘，每年来乌梁素海旅游的有几十万人次。天南海北的游客千里迢迢来到乌梁素海，其中有不少野生动物学家和摄影家。刘文斌一边看护，一边学习鸟类知识和摄影技术。多年积累，刘文斌对水鸟习性有了不少了解。他指着水面一种通体发黑的小鸟说，这是白骨顶，头上有一点点白，喜欢在浅水嬉戏。低头细看，果真鸟儿脑门上有脸谱般的一块白。伸出手掌，便有大群的红嘴鸥聚集过来。他说鸟也通人性呢，经常给它们喂食，它们就记住了。他又指指前面巡游的疣鼻天鹅说，这家伙顺着黄河迁徙，上冻后到黄河人海口的三角洲过冬。那么远的旅程，一天一夜就飞到了，比火车还快呢！看它们一个个懒洋洋的，其实在悄悄大量进食，为日后的长途迁徙积蓄能量……开船的时候，这位面色黝黑的汉子还沉默着，可是谈起这里的鸟、这里的水，便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夕阳西下，乌梁素海西岸铺满金色光芒，东南北三个方向呈现淡淡的紫红色。水波荡漾，好似接连连天的道道彩虹……